

紫糖河

曹文芳◎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

紫糖河

曹文芳◎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糖河 / 曹文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 6

(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108 - 2

I. ①紫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5831号

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

紫糖河

ZITANGHE

曹文芳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*

89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本 5.375印张 16彩插 89千字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108 -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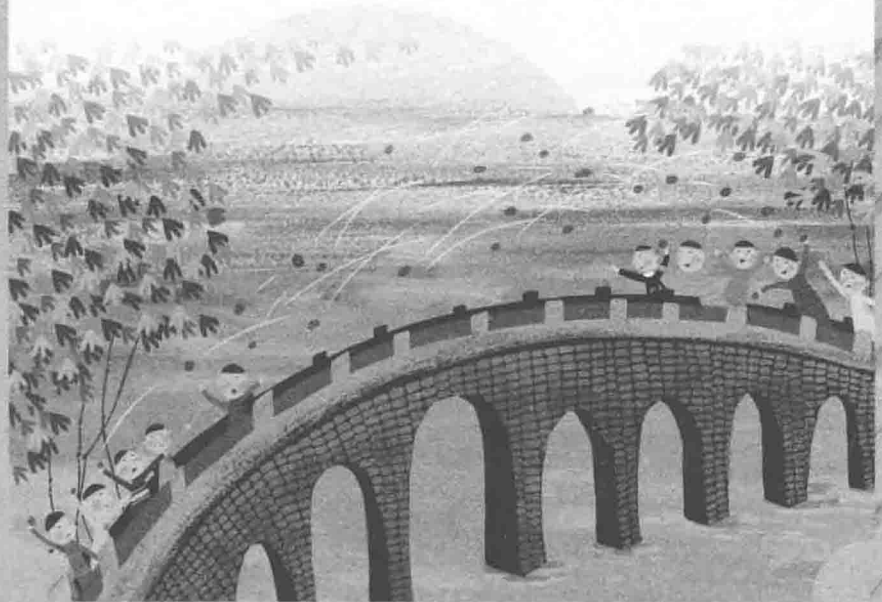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目 录

-
- 第一章 心愿 /001
- 第二章 放电影 /017
- 第三章 九洞桥 /039
- 第四章 司令 /065
- 第五章 紫苏和麦冬 /091
- 第六章 大脖子病 /115
- 第七章 红婷 /139



心愿

第一章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问完的时候，她感到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有人把心掏走了，她想哭，可是眼泪却流不出来。

“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”他笑着打趣地说，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吗？”他问得那么认真，那么诚恳，她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她点了点头。

“那好，”他拉着她的小手，走到河边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荷叶，荷花已经开了几朵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

一条小河穿镇而过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淡淡的，有些甜味，镇上人叫它糖河，小镇也因此被叫作糖河镇。

糖河流经小镇，分岔出枝枝杈杈的小河，横竖密布。走进糖河镇，看到的是一条条小河，一座座石桥，一幢幢飞檐翘脊的瓦房。

糖河穿过小镇甩头西行，河面豁然开阔，白水茫茫，上面横卧一座大桥，有九个拱形洞，镇上人叫它九洞桥。

春天，九洞桥的两岸会冒出一片片紫苏，倒映在水里，映得河水紫莹莹的，镇上人又叫它“紫糖河”。

镇上有个医生，偏爱用紫糖河岸的紫苏做药，就给女儿起名叫紫苏。

紫苏是个会唱歌的丫头，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不管多高的音一爬就上去了，歌声好似被紫糖河里的水洗过，甜润透明；更像被风吹过，飘逸空灵。紫苏不仅歌唱得好听，人也长得水灵，大眼睛滚圆，可惜就是皮肤有点儿黑。

弟弟麦冬喜欢喊紫苏“小黑丫”，故意惹她生气。

黑是紫苏的一个瑕疵，她还有一个更大的瑕疵，就是她的脚指头长得一样长。一年四季，紫苏都穿着厚棉袜子，天再热，她都不会光着脚丫出门。到了晚上，紫苏脱下袜子刚把脚伸进木盆里要洗，麦冬就会冒出来，绕着木盆转圈，嬉皮笑脸地唱：“小黑丫，小黑丫，长了一双丑脚丫。哈哈，哈哈，笑掉我的大下巴。”

紫苏真想把一盆洗脚水泼到麦冬身上，但怕麦冬向东边奶奶告状，她会遭骂。

紫苏家有奶奶，高个儿，腰间系着围裙，忙里忙外。屋东边，相隔一条小巷，有两间小屋，里面也住着一个奶奶，紫苏和麦冬唤她“东边奶奶”。

东边奶奶没有自家奶奶慈爱，冷冰冰的，时常喊头疼，难得有个笑脸。但东边奶奶一身贵气，手腕上戴只绿色的玉镯，据说价值抵得上一个糖河镇。她总是抱着黄猫慵懒地躺在藤椅上看书。到了黄昏时分，东边奶奶就站在门前的楝树下，独自向着远处凝望，直到天黑。

黎明，天边刚刚浮出一抹胭脂红，东边奶奶就起床，拎着水桶，穿过依旧沉在梦境里的小巷，去紫糖河边取水。

寂静了一夜的紫糖河飘出一股清冽、甜润的气味。

东边奶奶深深吸口气，拎起一桶清澈的水，脚步轻轻地穿过石板小巷，回家擦洗，屋里屋外被擦得一尘不染。

糖河镇在晨光里缓缓醒来，一幢幢两头尖翘的小瓦房上，慢悠悠地冒起了炊烟。镇上人纷纷来到紫糖河边，掬河水漱口、洗脸。东边奶奶已经抱着黄猫躺在藤椅上看书，浴一身晨光。

紫苏迷恋东边奶奶身上的那份干净。起床后，她也用紫糖河里的水把自己的房间擦洗得清清爽爽，然后，像东边奶奶一样，优雅地躺在藤椅上，捧一本书看。

奶奶笑话紫苏：“我们家又出了一个大小姐。”

“谁家大小姐这么难看，五个脚指头一样长？”弟弟麦冬绕着藤椅上的紫苏转了两圈，接着嬉皮笑脸地唱，“紫苏是个小黑丫，长了一双丑脚丫，哈哈，哈哈，笑掉我的大下巴。”

紫苏气得追着麦冬打。

麦冬迅疾躲到东边奶奶的藤椅边，东边奶奶劈头骂紫苏：“大死丫头，一大早闹腾个什么？”

“麦冬笑话我。”

“你有什么可笑话的？”东边奶奶一脸冷冰冰。

紫苏不敢惹东边奶奶，她朝麦冬瞪了一眼，回屋背

起书包跑了。奶奶追出来喊：“紫苏，等麦冬一起上学。”

紫苏头也不回，迈着修长的双腿，飞快地穿过幽长的小巷，同学红婷已守在街头的一棵梧桐树下等她了。

红婷是个喜欢打扮的女孩，头上的发夹、绸花、玻璃球，琳琅满目。手腕、脖子上也戴得红红绿绿，花枝招展得有些出格。她最喜欢跟着紫苏，紫苏也非常乐意有红婷这么亲密的陪伴。

紫苏和红婷手拉手走在石板街上。

石板街两侧是一间间店铺：张大伯鞋匠铺，小王烧饼店，八鲜饭店，老虎灶，天水茶社，茂春酱园店，大辫子女人杂货店……家家都是插立的木门，早晨卸下木门，屋内一览无余。

紫苏和红婷天天在石板街上走，闭上眼睛，只要听声音、闻气味，就能知道走到哪间店铺门前了。

今早的街头甚是热闹。逢集，街两侧又临时摆起许多货摊，卖农具、家具、手工艺品、五谷杂粮……应有尽有。

赶集的人很多，挤满了街头，一片喧闹。

紫苏一扫心里的憋屈，挽着红婷把货摊挨个儿看过去。可红婷挤在密密的人群里，两眼花闪闪的，头昏昏的，拽着紫苏要快点走出闹嚷嚷的集市。

等走出集市，红婷的头就不疼了，遇到上学的孩子，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，一路上叽叽喳喳。

孩子们穿过小镇的石板街，走过一座石板桥，沿河分两路走，朝东走的是小学生，朝西走的是中学生。

紫苏和红婷同读四年级，她们俩一起朝东走去。

没走几步，见到路边有一堆中药渣。

糖河镇有个风俗，喝中药的人，要把药渣倒在路边让人踩踏，踩踏的次数越多，中药越灵验。

紫苏挽着红婷从中药渣上踩踏了过去。

紫苏对红婷说：“这中药一定是我们杨老师吃的，我想长大了做医生，配制一服中药，让我们杨老师一吃就能怀上孩子。”

“等你长大了，杨老师都老了。你爸爸是医生，还是请你爸爸配药给杨老师吃吧。你长大了去唱歌，大家都喜欢听你唱歌。”

紫苏问红婷：“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怕自己长不大，不敢想自己长大了做什么。”

紫苏捂住红婷的嘴巴：“不准瞎说，个个都会长大的，你怎么会长不大呢？”

“我常常头疼，一疼，我就担心自己快要死了。”

“大惊小怪，我家东边奶奶三天两头喊头疼，躺一

会儿，头就不疼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红婷一脸惊喜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你看，我家东边奶奶都过到六十多岁了。别担心，头疼肯定没事，想想你长大了做什么？”

紫苏这么一说，红婷的心里像是吃了定心丸，坚信自己一定会长大，脱口而出：“我长大了和爸爸一起放电影，你天天来看电影，就能学会一首又一首电影插曲，这样，我就可以天天听你唱歌了。”

“好。你长大了放电影，我长大了唱歌。”紫苏和红婷在这个明朗的早晨有了美好的约定。然后，她们俩手拉手飞快地跑进了校园。

上课铃响了。

清瘦、白皙、披着一头鬈发的杨玉萍老师捧着书走进了四（2）班教室，同学们感到眼前一亮，目光被她吸引了。

杨玉萍这种吸引人的魅力曾闹过笑话。

两年前，杨玉萍到偏僻的芦荡村小学监考。当她走进一年级教室后，孩子们就一直盯着她看。杨玉萍让孩子们拿笔做试卷，孩子们还是瞪大眼睛盯着她看。有一个小男孩的鼻涕拖下来，快流过嘴巴这条“河”了，竟然都不知道吸鼻子。

杨玉萍心想：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，害怕陌生的老师。她便朝孩子们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别害怕，快低头考试。”

孩子们依旧盯着杨玉萍看。结果，一趟孩子交了白卷。

芦荡村的老师看着一张张白卷，惊讶了，问孩子们怎么没有做试卷？孩子们回答：“我们看老师了。”

芦荡村小学的老师恍然大悟，原来是监考老师太漂亮了。

这笑话传开了，传出方圆十几里，大家都知道糖河镇小学有个漂亮的女教师。

杨玉萍不仅令芦荡村的孩子们着迷，更令自己班上的孩子们着迷。

班长紫苏迷恋杨玉萍白皙的皮肤，因为紫苏黑，做梦都想自己能有杨老师那么白，可杨玉萍却想晒得黑一点，那样健康。

红婷喜欢盯着杨玉萍的髻发看，她曾把头发披下来，可稀少的头发蓬在头上，她的同桌陈思霖笑她是个“蓬头痴子”。

杨玉萍偶尔把长长的髻发高高绾起，红婷也把头发盘在脑后，陈思霖笑红婷是老太太梳髻，喊红婷“老太婆”。

大多时候，杨玉萍把髻发拢在一起，随意编几下，系根淡雅的发带，拾掇得很随意，可就是好看。

红婷着迷了，把头发拢在一起梳根独辫子，陈思霖大声喊：“快来看啊，红婷的后脑勺长了根狗尾巴草。”同学们纷纷围上来笑：“狗尾巴草，狗尾巴草。”羞得红婷当场把独辫子解开，从此老实了，扎两只羊角辫，缀

上五彩的绸带和玻璃球。

有的同学喜欢看杨玉萍的眼睛，那眼角微微上扬，一笑，像两片小月牙儿。

可惜这么漂亮的杨玉萍，没有孩子，目光里有了一点忧郁。

不过，一旦走进课堂，杨玉萍的目光便即刻没了那种忧郁。她站在讲台前，神采奕奕，声音洪亮，妙语如珠，逗得孩子们捧腹大笑。

孩子们正听得如醉如痴时，杨玉萍突然邀请紫苏和陈思霖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词，同学们在默写本上写。

陈思霖是个很斯文的男孩，小分头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一年到头都穿白球鞋，还喜欢穿白褂子和白裤子，整个人白亮得闪眼。陈思霖装扮斯文，言谈举止也尽显斯文的风采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喜欢用成语，偶尔还“之乎者也”一番。可他有一个跟斯文相去甚远的坏毛病：喜欢脱鞋子，好似脚闷在鞋子里会被火烧着似的。

一上课，陈思霖就把鞋子脱了。

杨玉萍喊陈思霖到黑板前默写时，他慌忙找鞋子穿，可一只鞋不知怎的跑到讲台前面去了。

紫苏已经站到黑板前，陈思霖还在座位上磨蹭着，杨玉萍又喊了一声：“陈思霖。”

陈思霖只好硬着头皮上去了，一只脚有鞋，一只脚没鞋。

红婷冲到讲台前把鞋子捡回来给了陈思霖。

同学们“哗啦”笑了，又是跺脚又是拍桌子的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杨玉萍也跟着笑了，笑得嘴角微微翘起，显得有点儿俏皮。陈思霖的脸上挂不住了，朝红婷吼起来：“谁让你帮我拿鞋子的？”

红婷“哧溜”一下回到座位上。

杨玉萍笑着批评陈思霖：“红婷同学帮助你，你但不感谢人家，还朝人家大吼大叫，有失风度。”

陈思霖不满地说：“我看就是你把我的鞋子踢出去的。”

“哎，你可不能冤枉老师。鞋穿在你的脚上，我怎么可能把你的鞋从你的脚上踢下来？”杨玉萍问同学们，“你们说老师有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啊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同学们都说我没有这个本领，但如果你的鞋不在脚上，老师确信自己有这个本领，把它那个位置放到讲台前。”

同学们一听，笑得更疯狂了，那笑声都快要把屋顶掀翻了。

杨玉萍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~3~

杨玉萍一旦走出课堂，眼睛里就又有了一丝忧郁。她时常很落寞地站在办公室的西墙边，凝视天空，满心渴望能拥有一个孩子。

杨玉萍生在人丁不旺的家族。婆家人丁也不兴旺，四代单传，她婆婆为怀上一个孩子吃尽了苦头。第一个孩子在她跨一条小河沟时不小心流产了。第二个孩子是她蹲在河坎上洗衣服时不小心流产了。后来，怀一个流一个。等怀上杨玉萍的丈夫时，婆婆整日躺在床上不敢动弹。是祖婆婆帮婆婆梳头，擦洗身子，喂饭。婆婆受足了罪，到了七个月，才敢下床走动。

人丁都不兴旺的两家，偏偏走到了一起。

去年，祖婆婆走了，临走前的几天，说话颠三倒四，对着杨玉萍嘀咕：“你怀孩子了，不能出来，躺到床上去。”又说，“天凉了，快把红毛衫拿给我，给我重孙子穿上。”

杨玉萍心酸的眼泪扑簌簌直流。

祖婆婆出殡后，婆婆拿出祖婆婆一针一线缝好的红